

中东地区动荡的开放式结局

李 伟 (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所所长、研究员)

长期以来,中东一直是世界热点地区,热得几乎不能再热了,同时也热得麻木了。除了难以调和的巴以冲突外,伊拉克已成为各类暴力活动的高发地,而伊朗核问题短期内似乎仍看不到解决的曙光。但是最近中东可以说又“着火了”,突尼斯、埃及相继动荡导致的政局剧变,利比亚国内武装冲突的持续,巴林、也门、阿尔及利亚、沙特阿拉伯等国出现的不稳势头,以及动荡可能扩散的影响,让世界不得不再次将目光聚焦此地。

不同于以往传统的革命或政变,此次中东地区动荡的一些新变化与特点,决定了其影响与后果的诸多不确定性。

一是“草根革命”快速打破突尼斯与埃及“脆弱的稳定”。在突尼斯,2010年12月17日,一名失业大学生摊贩自焚后,引发一波又一波范围不断扩大的游行示威以及暴力冲突。时至2011年1月14日,不到一个月,总统本·阿里出逃,结束了在突尼斯23年的统治。在埃及,2011年1月25日,在几起自焚抗议事件之后,游行示威逐渐转变成动荡骚乱,由首都开罗向外地蔓延,愈演愈烈。2月11日,仅18天,穆巴拉克放弃总统职权,其在埃及长达30年的统治就此完结。此前,突尼斯经济快速增长,埃及更是被视为北非国家经济发展的典范和中东地区的“稳定器”。本·阿里与穆巴拉克作为“强人”的长期执政,不可不说在政治、军事等各方面有着“完整”的布局和掌控,每次“选举”都能以90%以上的得票率连任。但这种看似十分稳定的政局,在民众游行示威面前,很快就“土崩瓦解”。与此同时,“强人”身边亲信与支持者纷纷与其保持距离或作壁上观,“众叛亲离”使得在权力顶峰的总统很快就成了“孤家寡人”,落荒而逃。

二是“群龙无首”的反政府运动造就新的“政局剧变”形态。除几个最先发起者外,在这场运动的持续过程中,几乎每个参与者都可以说是组织者和领导者,而正是新的信息通讯工具使其成为可能。

个人手中的手机既是现场报道的工具,短信的发送、视频的上传又成为新的参与“号召”。“脸谱”、“推特”、“优兔”等社交网站,成为虚拟的“运动指挥部”,起到实际的组织与领导作用。对此,传统应对反政府运动的各种手段似乎都难以发挥作用,国家机器在背后有强大虚拟网络支撑的民众面前“束手无策”。但是,这种没有明确的政治反对派和组织领导人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,除了最简洁、最鲜明地要求当权者下台外,并无传统反政府势力或政党为争取民心所提出的政治纲领。其结果是,在“强人”下台后,国家并无明确的发展走向。国家政体依然存在,掌权的依然是体制内的官员,如何改变还要“走着瞧”。因此,这场动荡目前的结果仍是一种“革命性的改革”,也可以说导致了一种“改朝不换代”的奇特现象。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“选举”与“修宪”,真正意义上的“选举”应该是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,当然也少不了国外势力或明或暗的“参与”;而“修宪”则是政治力量博弈后的取向。对于突尼斯与埃及这两个国家来说,有两个指标最值得关注:“世俗与非世俗”和“亲西方与反西方”。

三是大规模流血冲突可能导致部落联盟的瓦解。不同于突尼斯与埃及“强人”的迅速下台,利比亚“强人”卡扎菲仍在坚持“战斗”。但从目前局势发展看,卡扎菲的下台也只是时间问题。除利比亚国内东部的反对派已全面武装起来外,联合国安理会也明确通过制裁利比亚的决议,西方国家更是正采取军事与外交手段来打击卡扎菲政权。在北约拟针对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之际,3月10日,法国宣布正式承认利反对派成立的“利比亚全国委员会”,并计划同这个新机构互换大使。同日,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匈牙利外交部长毛尔托尼·亚诺什称,欧盟官员与“利比亚全国委员会”进行的会晤意味着欧盟“事实上”已经承认了反抗卡扎菲统治的利比亚反对派的地位。可以预见,在内外交困的状态下,卡扎菲撑不了太长时间。但是,与突尼斯和埃及不同

的是, 利比亚作为一个典型的部落国家, 国内有几百个大大小小的部落。按照利比亚传统, 部落成员对部落首领的忠诚度要远远大于对国家、军队的效忠。卡扎菲能够在利比亚执政长达40年, 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其所在的利比亚第三大部落——卡达法及其联盟。这样来看, 利比亚内战实际上是部落之争。此次利比亚由游行示威发展成内战, 就是由第一大部落(瓦法拉)拉拢第二大部落(图阿里)反对卡达法部落的统治而发起的。在此情况下, 利比亚内战的最终结果可能有二: 一是利比亚反对派最终推翻卡扎菲政权, 并取得对全国的控制权; 二是部落联盟彻底瓦解, 形成当前的“索马里式”局面。第二种结果是国际社会最不愿意看到的, 但有时事情的结果也是人们难以想象的。同样属于部落国家的也门也有可能出现类似情况。

由此可见, 在中东地区动荡中, 除已身陷其中的突尼斯、埃及和利比亚, 还有一些国家也很有可能步其后尘。一些王室政权正加紧动作改善本国民生, 但能否顶住此波冲击仍是个未知数; 以伊朗为代表

的什叶派在各国动作明显, 这样极端反美、反西方的势力能走多远仍未可知; 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再度参与其中, 结果“是福是祸”, 相信它们也同样迷惘; 极端与恐怖势力不甘寂寞, 频繁发声, 影响如何也难下定论; 再加上伊拉克与巴以冲突等问题, 各方势力在中东此次动荡中的激烈博弈, 使其走向的不确定性与多样性十分明显。因此, 中东动荡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, 会否蔓延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与国家, 仍要视情而定。

中东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饱受全球金融危机摧残的各国经济, 很难再承受中东这个世界能源库动荡的打击了。如果接下来沙特阿拉伯、阿尔及利亚等国也陷入动荡冲突之中, 那么国际原油价格很可能要超过每桶200美元。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萧条、通货膨胀以及一系列连锁性社会问题, 后果难以想象。再加之, 如果动荡之中极端与恐怖势力乘机坐大, 国际社会面临的威胁与危害就会进一步加深。因此, 对于中东乃至世界各种力量在此的再度博弈, 应予以高度关注与重视。○

北非中东大动荡的地缘政治影响

林利民 (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)

北非、中东这一轮动荡“尘埃尚未落定”, 其地缘政治后果如何, 还要看此次动荡下一步如何变化、各方如何应对。尽管如此, 我们仍然可以从三个层次对其地缘政治后果做初步展望、评估。

首先, 此次北非、中东动荡将引起伊斯兰世界内部力量布局出现新的改组。历史上, 大中东地区从马格里布到利凡特再到海湾直到阿富汗, 向来被认为是基于伊斯兰教认同、奥斯曼帝国遗产以及发展阶段的同质性、相似性而相互联结、俱损俱荣、独特的地缘政治区块。这片地区各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活动向来相互影响, 其政治日程表存在某种神秘的内在联动关系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后, 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和欧洲殖民者的倒行逆施, 先在安卡拉半岛激起了震惊欧

洲的基马尔革命, 又在埃及激起华夫脱运动, 以及在马格里布地区激起了里夫起义、在利凡特地区激起了德鲁兹人起义。差不多同一时期, 伊朗高原兴起了吉兰共和国、阿富汗掀起了第二次抗英起义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 以英法意殖民势力衰退为背景, 这一大片地区从西到东, 几乎同时掀起了以争取民族独立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民族解放运动, 叙利亚、黎巴嫩、突尼斯、阿尔及利亚、利比亚、科威特、卡塔尔、阿联酋、阿曼等一大批新国家如春笋般建立, 极大地改变了大中东政治版图。

就政治日程表神秘的内在联动性而言, 此次北非、中东动荡引起持续的“多米诺效应”只不过是该地区一战后和二战后连锁动荡的翻版。同样, 该地区的宗教及政治保守性、王权制甚至部落制或强人